

Empty Gallery
3 Yue Fung Street
18th & 19th Floor
Tin Wan, Hong Kong

《先風 遺骨 連墨》

Amit Desai

2016年3月14日至5月20日

The Empty Gallery隆重呈獻《先風 遺骨 連墨》展覽，展示美籍印裔藝術家Amit Desai的全新作品。是次展覽為Amit Desai在港第三次展覽，亦是他在The Empty Gallery舉行的第二次個展。藝術家的形而上作品旨在動搖空間與時間、存在與非存在、虛幻與現實等二元框架，以回絕無可避免地落入西方思想模式中的客觀現實（與攝影的傳統功能）。其藝術實踐探討著知覺的本質，同時嘗試透過各種媒介展現東方哲學思想裡或是或非的真理。Desai不時於其工作室內以傳統儀式般的「情態」作為形式，使劇場、攝影與心靈治療揉合不分，同時亦瓦解了主述者的概念。

Desai大膽捨棄慣常的媒介，在《先風 遺骨 連墨》中以裝置、單頻錄像及大片幅攝影創作一系列主題相扣的作品。展覽中名為《Bone》的部份以印度教儀式「Kapala Kriya」為靈感，展示了將人類頭骨碎片放大至幾乎超越認知極限的大片幅相片。象牙色的片塊若隱若現的閃爍，經年月洗禮的傷痕和凹陷，恍如一顆小行星、或是外星的神秘表面，予人結合未來與古老的印象。被敲碎及放大的頭骨碎片除強調了其物質性，藝術家亦以此轉化原本象徵自我和死亡的消極符號為去時間性與宇宙傳承的獨特喻體。

於《Hug》的部份，Desai嘗試在審美過程中解構空間與身份的概念。他首次以墨水為創作媒介，手法上卻與攝影環環相扣。半透明的日本絲綢懸掛於一對對全身浸染了黑色書法墨水的赤裸情侶之間，藝術家要求他們互相擁抱，並以此創作了五幅真人大小的作品。絲綢上的墨跡不再屬於任何一人，反而透過擁抱的共同行為產生出新的「個體」。這些神秘的圖像展現出獨立個體之間的物理界限，同時亦點出超越物質領域限制的心靈契合所存在的可能性。作品將會於藝廊幽黑環境中垂掛的特製光箱內展出。

展覽的最後部份為單頻道錄像作品。作品《Ancestor》由The Empty Gallery協作，並提供場地完成拍攝。故事開展於朦朧的史前時期，藝術家設想原始男女第一次相遇的情境。作品以黑白拍攝，這部「想像的人類學」是Desai對宇宙時間和「人類」的偶然性的延續探索。

藝術家Amit Desai簡介

Amit Desai，1977年出生於紐約。童年於芒果園中度過，中學時期回到紐約升學，其後先後畢業於塔夫斯大學、紐約大學蒂施藝術學院及倫敦金匠學院。Amit的藝術之旅自2001年911事件而展開，於十年的路上之旅中結合西方史詩與東方哲學思想著作之傳統，創作出對失落世界的想像性紀實攝影圖像。這段期間，Amit堅持遠離任何藝術機構，從沒公開展出其作品。走過這場發現之旅後，他離開了美國。Amit以概念主導的做法在鏡頭下繼續滲透著東方的思想，重點探索當中的感知與視覺機制。Amit Desai現於印度卡維達居住及工作。

藝術家訪談

(節錄自The Empty Gallery創辦人鄭成然的電話訪問)

我們先來談與你息息相關的相機吧。每次你回到攝影這個媒介——我用「回到」是因為你曾多次摒棄它——你似乎在詢問著相同的問題，並添上新的疑問。這次令你回到攝影的原因是什麼？

這和「摒棄」不相同。在藝術的領域中，你不可能真正摒棄什麼。當你透過視覺的機器張望過後，你不能再消除「看」這個行為和你的所見。你不能摒棄它給予你的東西。我一直以來都愛聽在電腦上把東西移到資源回收筒時發出的聲音，我不斷將攝影移到資源回收筒去，卻從來不清空它。

那麼為什麼還要放進資源回收筒呢？

照相機是科技上的視覺工具，我一直嘗試扔掉的是視覺本身。我與照相機之間堅實的關係，來自於我與視覺及記錄視覺間堅實的關係。我是否把精力都投放在可見之物上，而忽略了那些不可見的事物？那些可以被記載證明的事物，是否比那些只能感受而不能被記錄的更有價值呢？

這些疑問就是《先風 遺骨 連墨》的核心嗎？

每一塊頭骨碎片都只是指向不可見之物的指示牌。整個儀式、敲碎頭骨的過程、靈魂出竅的一剎、時間與空間於源遠流長的死亡中的優雅愉悅交響樂——鏡頭怎能捕捉全部的畫面？這些事物不屬於視覺，不屬於眼睛。你所能拍下的只是一小塊、一小塊的頭骨碎片。它們只是周遭那些無形之物的里程。

我認為那些是我看過最具原創性的頭骨相片之一。我的意思是，頭骨是個滿載象徵意義的符號。在西方文化中，從卡拉瓦喬的《St. Jerome》到梅普爾索普的靜態作品，頭骨常蘊含歌德式意味。《Bone》系列的相片讓我感覺與別不同，你能講述一下東方思想對作品的影響嗎？

頭骨其實只是包裝，只是一個蝴蝶結，而不是禮物本身。時間和空間打開了包裝，取走了當中的禮物——靈魂，並把它帶到下一個目的地。我相信你說的是相片中某種快樂的氣氛。對我而言，頭骨就如生日禮物，「Kapala Kriya」是出生之日，是印度教的派對。敲碎的頭骨代表了非常歡愉的狀態。無論你是呼叫上主之名，或是呼叫任何未知之名，大部份人都會讚嘆我們所身處的這場時間與空間的舞蹈。

你常常引述「時間與空間」，令我覺得這似乎是《先風 遺骨 連墨》中至關重要的概念，尤其是「空間」。例如在《Hug》系列，你強調了兩個身體之間的空間；在《Bone》展出的相片中，每塊碎片的周邊都留有廣闊的空白位置。容我這樣說——儘管這很難於形容——你是在記錄、或是在嘗試記錄那些你稱之為「無形之物」的空間嗎？

我盡可能的嘗試仔細記錄，但要完全記載無形無色的呼吸和動是不可能的。我們能夠捕捉相擁之間所產生的一切事物嗎？溫暖、柔和、激情、懊悔——能全部拍下嗎？我們能拍下逃逸的靈魂麼？我只能捕捉靈魂流竄過骨頭時的餘暉。在我們的四周，那些難以及見的故事仍然繼續上演，從歷史和時、乃至性、乃至進化，一直進行著。我們所擁有的，只是眼前這些可見的碎片，作為指示和路標，指引著我們通往更宏大的無形無色之旅。

創作這輯作品的期間，你於底特律擁有一間工作室。這個地方和《先風 遺骨 連墨》有直接關聯嗎？美國作為一個地方、一個意象，在你過往很多作品中重覆出現，有時甚至是作品的主旨。但在這個系列中，我認為它沒有，或者說是影響沒那麼明顯。如果兩者有關聯的話，那會是什麼呢？

我曾親眼見證底特律大型汽車工業頹然的遺骸，啟發了《先風 遺骨 連墨》的創作。我住在美國原居民埋葬的土堆附近的堡壘街一間工廠的頂層。每當我從窗戶往下看，都可見白澄澄的雪地上猶如書法一樣的黑色輪胎痕跡。當一切都離開了這個全球汽車製造工廠，唯一遺落的只有它的喁喁細語。那些輪胎痕跡代表什麼？輪胎痕跡提示著那些不復存在的事物，汽車駛離了，龐大的工業倒塌了，但它們影響了我們對這地方的全部認知。

我曾多次與你討論情色作品，也得悉你一直有興趣創作有關情色藝術的遠古系譜。《慾經》來自印度，我記得曾與你在Khajuraho參看那的美妙石刻。《Ancestor》如何體現《先風 遺骨 連墨》的主題？

近年情色作品於全球劇增，讓我很苦惱。性愛、繁殖與進化的傳統之舞已有多少被局限於眼內，只重視覺感官，非關感受。性愛之舞是我們作為人類物種的故事，更是人類以及其他許多物種得以繁衍至今。沒有任何一種舞蹈比人類自身的存在和延續更為重要了，對吧？而這與視覺有什麼關係？換言之，三部作品亦圍繞同一問題。我覺得我在不斷重複自己。

所以在《Ancestor》的創作過程中，你提出的審美問題是如何拍攝現場性愛場面而不致使其僅成為視覺感官作品嗎？

我們能否毫無顧慮地拍攝性愛——要記得東方社會並不是新教文化，也並非受壓抑的文化，它可能顯得謙遜，但沒有羞恥之；它無須掩蓋性愛的動作，也不會故作忸怩——在捕捉無形的要素的前提下，拍攝現場性愛可行嗎？為什麼我們總是專注事物的表面？我並不是指表面不重要，而是我們有真正了解表面之下所發生的事情嗎？當你看進水晶球時，你看到了什麼？我就嘗試把無色無相的華麗舞廳轉化為符號或標誌或碎片。

說起進化與水晶球，你認為我們正朝什麼方向發展？該如何脫離這沉迷視覺情色畫面的世代？

訓練你對未知、未見之物的信念。信念就像肌肉一樣，當你不斷地追求未知、深入神秘、相信並認知它的存在，你的信念就會越發強大。屆時你甚至可以向他人指出他們從未看見的事物。這就是為什麼我為虛擬的事物感到興奮。對我而言，人類的想像是信念的表現，而信是盲目的行動，而非視覺的運用。這就是通往未來的關鍵。將人類的想像力發揮至極限，探索黑暗，最後共同分享由人類的想像所創造的世界。

我們需要運用雙眼到達那個境界嗎？儘管虛擬現實有著遠大的前景，但目前為止它仍然著重於視覺感官，這只是早期科技的功能嗎？

沒錯，虛擬現實的第一步是視覺。然而假設我們滯留於此，虛擬現實將無異於情色作品，它只會將想像商品化、消費想像，而非最大限度地發揮想像的潛力。視覺讓我們彼此同步，清晰了解到我們所身處的位置、以及前行的方向。視覺為我們帶來一種肯定和證明想像的設想。但事實上，在我們真正的體現、在最高的願景當中，我們不需要任何證明，我們所「擁有」的想像就是肯定。現今主張優雅的殞落、感官的謬誤——有時我也有這個想法。然而，這並非我個人最高的願景，也不會是人類故事中最深入的總結。人類的想像是我們賦予宇宙的禮物。事實上，這也是我們唯一能饋贈生命的禮物。